民国时期宿城商业概况

戴兴华

通过查阅十多年来征集的文史资料以及走访当地一些八秩以上的老人，基本摸清了民国期间宿城商业概况。现根据书面资料和口碑资料综合整理成下文。

一　商业分布

民国时期，宿城的商业主要分布在环城河内旧城区。当时旧城区街道呈东西走向的主要是四条：小河南街、大河南街、中正街、中山街（又称后街，从小东门至西仙桥，即今胜利路中段，非今之中山街）。呈南北走向的主要是子午街。它从城南门到城北门（即今之淮海中路北段），和上述的四条街道共同构成“丰”字形的格局。当时商业店堂主要设在中正街及子午街中段，也有设于后街的，以大隅口（子午街与中正街交叉处）和小隅口（子午街与后街交叉处）地段比较繁华。

二　发展演变

民国时期，宿城的商业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社会条

件下经营的。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控制，另一方面则是封建势力与地方绅商相互勾结，欺行霸市，垄断市场。在这样的形势下，民族资本家处境艰难，总免不了要受上述各种势力的侵略、欺凌和勒索。但为了转嫁自己的困难或灾殃，以维持其惨淡的经营，它又会压迫、剥削徒工、店员，排斥小业主及摊贩。可以说，小业主和摊贩处于商业的最底层，靠自己的辛勤操劳、巧妙经营以取得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

据有关资料记载：清朝光绪帝三十二年（公元 1906 年），宿城有坐商 83 户，店员 170 人；有各类小商小贩 500 户。商贩大多是破产、失业的城市贫民，至于农民辍耕流入城市寻求生路的，可以说极少。

民国元年（1912 年），津浦铁路建成通车，宿城的商业也遂之迅速发展。至民国 8 年前后，宿城商号增到 120 户，仅徒工就有 189 人。所经营的商品种类也大为增加。向外地输出的主要是粮食、油料、油脂、畜产品、花生等。所引入的商品中有了洋油（煤油）、洋火（火柴）、洋布、洋糖（红白蔗糖）、洋烟（香烟）。伴随这五洋商品而来的，生活用品方面有洋磁碗、洋磁盆，颜料方面有了洋绿、洋红等。这反映了城市商品经济对地方上自然经济的强有力的冲击，也反映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向下层的延伸和渗透。由于部分行业形成垄断，加上洋货的渗入，地方上的手工业产品的销路遂不畅达。民国 13 年起，军阀混战，宿城几遭孙传芳、张宗昌军队的骚扰。加之国民政府商税繁杂，致使宿城商业渐趋凋蔽，市面渐呈萧条。民国 26 年（1937 年），宿城已倒闭的商号有 30 多家，商贩和手工业者也减少约 300 人。

民国 27 年（1938 年），宿城被日本军队占领。一些大的商号已在此前夕逃到重庆、西安、成都等地继续开展经营活动。小的商号多流向农村跑反避难，有的缩小了经营范围，有的转而务

农。留在宿城的商店也大多被抢光、烧毁、炸毁。日本人乘机填补空虚，在宿城开设福寿昌、清喜、大师、西木、富士、日和、森春寿、添岛、旅行、东棉、金成、三元、斋本、本田、文洋、大东、三林、川寿等18家洋行。这些洋行的经理全由日本人担任，副职多由宿城亲日豪绅担任，店员、徒工多是雇用中国人。这些洋行使用汪伪政权所发行的"储备"纸钞大量收购粮食、油料、牛羊皮等土特产品以运往日本，而从日本运来轻工业品倾销，同时还从中国沿海地带运来中国货，从各地私自贩来"老海"、"白面"等毒品销售，以剥削和毒害宿城一带中国人。可以说，日军侵占宿城的七年多里，商业一直为日本人所垄断，大批的财物被掠走。

抗日战争胜利之初，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率众赶来宿城，查封日本人开设的商店，没收其财货。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接收劫后财物的大员乘机对中国人所开设的商号以及小商贩进行敲榨。他们将这些人店内的存货或指为敌货，或圈定为军需物资而予以没收。弄得人心惶惶，反应强烈。后来此等暴行稍有收敛。

接着，一些大的商号从大后方返回宿城重操旧业，一些小商号也从农村重整旗鼓，络绎回城。他们可较为舒畅地从事经营活动，致使商业出现转机。据民国35年统计，宿城有大小商店近300家，店员、徒工有1300多人。英日货物日趋稀少，但美国货接踵面来，形成了中美商品交汇并日益繁荣的景象。

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发动内战，扩充军备，急遽增加税收，遂加强了对商业的盘剥。加之当时通货膨胀，货物存缺失常，一部分豪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货币遂日益贬值。国民政府为挽救其垂危的经济，发行了金圆券，对物价进行限价。官僚、政客、豪绅、巨商都乘此机会抢购布匹、粮食、食糖等大宗货物，囤积异地，以图时机一来大发横财。宿城不仅小商号、小业主受到了打击，蒙受严重的经济损失，就连岐丰、怡祥、同丰、伟大、祥大等有

点名气的商号也被迫先后倒闭。至于小商贩更经受不住风吹雨打，大多甘愿歇业，去农村打发日子。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风暴席卷中原大地，淮海战役拉开序幕。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蛊惑，人心紊乱，经营失常，宿城商业遂呈现冷落凋蔽之势，为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商业增添了沉重的负担。

三　主要经营类型

从大的方面说，商业的经营类型主要分为行商和坐商。坐商又可分商号、商贩。从某种意义上说，商行也属坐商。下面就民国时期宿城商业经营类型来谈。

1、行商：

行商俗称"跑生意"。从事行商的人从外地采购来货物在宿城批发出售。也有的从当地收购土特产品贩运到外地去卖。小的行商是随车船外出而买卖，所以又叫"跑单帮"。他们所购货物较少，甚至可随身携带，不需经过货栈、货场、商行、行李房等中间环节。大的行商做大宗生意。他们很少随身携带钱和物，主要是通过银行、钱庄取款应用，通过商行、货栈托运货物。宿城大的行商多来往于上海、无锡、南京、天津、济南等地，其经商线路呈东西走向的却很少。

2、商贩：

商贩指自己出力做小本生意的人，又可分为摆摊设点的和走街串巷的两种。在摆摊设点的一类中，又有黑棚、白棚之分。黑棚多为饮食行业摊点，白棚的是五金百货行业的摊点。当时所用的棚以布缝制的居多数，可以遮风、挡雨、避阳光。从实际情况看，饮食业居于四 关内外的有用布棚的，而居于闹市区的用棚的较少。

走街串巷的商贩或挑着担子，或推着土车，或挎着竹篮、笆斗，沿街叫喊以便居民。招揽生意的法子多种多样，有的只喊叫，有的敲木梆，有的摇铃铛，有的摇拨浪鼓，有的还把商品种类和用途编成小唱，边走边唱。

一般说，商贩资金短少，商品种类单调，场地较少。但却行动方便，随买随卖，周转灵活，群众也颇为称便。抗日战争前夕，宿城商贩有所增加，其经营范围日趋扩大，花色品种也增多。日军侵占宿城后，不少摊贩逃离宿城，转而务农。留在城里的都是惴惴然从事经营，深恐受到日军的刁难、殴打、抢劫或杀害。日本投降后，宿城商业再呈繁华之象，一部分资金雄厚的摊贩趁机苦心经营，成了有门面的坐商。不少摊贩为了扩充资本，参与市场竞争，便自动联合经营。还有不少摊贩按行业加入同业公会，为自己的经营寻求后盾，增强实力。

3、商号：

商号有店铺门面和货房，兼营工业生产的商号还设有作坊、工场，大的商号还有账房、客厅或寓所。

各大商号参与经营管理的人员一般有经理、副经理，会计、账房先生。经理处理较大的事务，一般性事务则由副经理主持。会计参与商品的购销调存各方面的具体事务及财务的管理。管账先生则主要负责账务。当时无统一的记账制度，只沿用传统的管财规矩。如使用民国的纪年和农历的纪月纪日，记账用毛笔竖写，记账号码用大写的汉字，有的也使用阿拉伯数码，还有极少数的使用苏州字码。所记账目除商号掌柜的可以查阅外，他人一概不能翻阅，以防泄密。账房先生还需按期向掌柜的就账务、钱财作详细秉报。年终还需搞好四柱（归管、新收、开除、实在四种）清册，交经理、股东查阅。

除了上述人员之外，商号还实行徒工制度，用有店员、徒工

和学徒。这几种人并不参与经营管理，只是受雇用，为商号办事。店员一般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和商务知识。账房先生多是从店员中聘用的。除此之外，店员或外出采购，或在外埠充当随员坐庄，或下乡催账，或站柜台售货。资历较深又深受信任的店员有时还能代行副经理部分职权，洽谈业务，安排经营活动。店员是商号中必要的成员，其工资高于徒工。民国25年(1936年)宿城绸布业雇用的店员，除管吃之外，月薪为大米三至四斗(每斗重约折合现今17公斤)，酱菜业的店员月薪只有二斗左右。

徒工是老板雇用的人员，在满师的学徒中选用。一般签有雇用合同，雇用时间可长可短，按技术高低给予不同的工资，但都比店员低。徒工的工作无保障，随经营的盛衰而去留。

学徒又叫徒弟，通称为相公。进商号当学徒首先要经中间人介绍，要有保证人。通过短期的试用实践，经老板认可，才可取保拜师。学徒期一般是三年，三年内无工资报酬。除担负店中的笨重或琐细的劳动之外，还需侍候老板全家生活。如果干得不好还会受老板的斥骂甚至是殴打。关于学徒工的详细情况可阅读本书《我对学徒生活的回忆》一文。

从总体上看，宿城商号的经营范围是很广泛的：京广杂货、百货、海鲜、山杂、五金、绸布、烟酒、文具、医药都有。当时还有经营食盐、粮食、金融、菜馆等的专门商号。

早在清朝末年，镇江、南京两地以及浙江、山西两省的客籍商人来宿城经营商业，都应用商号。城隍庙街的熊永泰商号规模较大，并首先出售洋磁碗、洋磁盘、洋火、洋烟、洋糖等杂货。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宿城经营京广杂货、布匹、糖食、国药的大商号有恒隆、王公和、常吉庆等。王公和商号有资金数万元(以银元计算)，从业职工共20余人。恒隆商号每天营业额均在百元以上。津浦铁路通车(1912年)后，宿成以"洋"字命名的烟、布、

油、颜料等杂货的门类增多，数量也剧增，传统商品受到了冲击。岐丰商号自临涣集移来宿城经营，崭露头角，颇有生气。豫泰生商号和义记公司一开设也就显示出大派头。有的商号除在宿城设总店外，还在县境内的大集镇开设支店，有的还发展到周围几个县。它们除大量倾销英、美、日各国货物外，还大量收购粮食和其他土特产品。在同一时期内，经营京广杂货的有恒隆、豫泰生、王公和、泰康祥、常吉庆等商号。其中恒隆、豫泰生两者相毗邻，在经营中两军对垒，长时期竞争，各有"绝招"，互有上下。另外还有经营绸布业的德丰恒、蒋增盛，经营烟草的凌云烟庄，经营文具书籍的庆祥泰，经营西式糕点的黄元兴，经营传统糕点和水果罐头的稻香村等商号。在市场竞争相当激烈的情况下，一些小商号因实力不足而屡遭倒闭的厄运。如陆兴彩小布庄，开业之初被几个大商号在两三个小时内套购一空，因一时无法进货而旋即关闭。德聚号为岐丰大商号代销机制香烟，后因拖欠200元烟款和经营亏本而倒闭，为岐丰所兼并。

民国20年(1931年)，宿城的岐丰、义记、恒隆、豫泰生、亨元利、从金城、范玉和等大商号资金均多达数万元(以银元计)，德丰恒、天凤祥、聚兴隆等中型商号资金也都在万元左右；华丰、聚丰、天成、义兴源等20多家小商号的资金也都超过了3000元。

宿城被日军侵占前夕(1938年初)，一些较大的商号都急急携带资金跑向"大后方"，一般中小商人无力外逃，就下乡避难。日本商人乘虚而入，在宿城开设18家洋行，均各有字号。日本洋行除大批抛售日货外，还抛售转手货。如乘我国海关不能自主之机，从海上私运白糖。仅用火车先后运达宿城的就有数千吨。宿城的未逃走的商号以低价买进，批发、零售和做糕点使用，三四年间才陆续用完。

民国 34 年(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宿城商号仅在物价方面就接连受了三次大的折腾。一是日军初投降时的大跌价,甚至一夜之间下跌好几倍,囤货多或欠债多的商号顿时陷入穷困境地,有的老板甚至被逼迫得自缢身亡。二是民国 37 年初的大涨价,一夜之间又能飞涨好几倍,信息不灵的商号霎时间就被套购一空,难以再维持经营。三是同年 8 月 19 日的大限价。商号纷纷被迫以剜心的低价出售货物,而官僚、绅商等却乘机抢购,囤积货物。不久限价政策崩溃,物份又飞涨。在那几年中,一部分工于心计、善于经营的商号也被弄得大挫元气,甚至破产。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算结束了这种动荡不定的局面。

4、商行:

一般说,商行本身不需什么流动资金,也不直接采购和销售货物。它只是为买卖双方提供交易的场所,并为之计量、储存或托运,然后从中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宿城有粮行、粮栈、油行、面行、盐行、土畜产品行、牛行,甚至卖柴草、鸡鸭、鱼虾、猪羊等也都经过商行成交。这些商行大多分布在四关内外,也有分布在主要商业街道上的。象粮栈、粮行、面行、油行等一般有店铺门面,柴草、猪羊、鸡鸭行一般则露天而设,或搭有简陋的柴草棚。

宿城最多的是粮行,成交额最大的是粮行和粮栈。还有几家大的商号兼营商行,代外地客商收购粮食、油料等,并给办理托运手续。

四　商业群众团体

民国期间,政府并不设立专门的商业行政管理机构,有关事务一般由民间群众性组织代管。这种组织主要是商会,其次是同

业公会。另外还有店员工会、会馆等。以下对它们略作介绍。

1、商会

商会与现在的工商业联合会大体相似，系群众性组织机构，但实际起到行政管理的作用。凡商人开业必须到商会登记注册；凡官方或军方向商界要粮款和物资，都要通过商会向商界人员分配数额，收取和上缴；商界和外地有大的交谊活动或签定协约要通过商会办理，商户之间贸易、房产、股金、人际等重大纠纷也多请求商会出面调解。商会还曾向商业人员募捐款项，集资兴办企业或其他慈善事业。例如民国 6 年(1917 年)，商会向商界各同业公会、街道居民、机关团体等筹集资金一万元兴办耀宿电灯公司，开创了宿城电业。

商会的活动经费以及商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多是摊派到商业界。商户按核定的营业额的百分之一至三向商会缴纳商业费。在特殊情况下，还可另行摊派。例如北伐战争时期，直鲁联军来到宿城，用自己印制的军用票在市场上强行购买东西，商民对此叫苦连天。商会既不敢对抗军队，又需保护商民利益，便发行流通券。此种券以牛皮纸石印制成，有 100 文一张的，有 1000 文一张的。票面上印着“完粮纳税，买卖货物，一律通用，军事安定，筹款收回”的字样。商会硬是以这种流通券作为抵押，换回了商民手中的军用券，使商民暂时定下心来。但商会后来又哪会有那么多钱兑换流通券，只不过哄骗一时，应付了公差完事。这些流通债券落入商民手中后来大多成了废纸。

商会的负责人称会长，会长名义上规定由选举产生，实际上却是有政治靠山的大绅商在垄断权力。民国 20 年前后，宿县商会会长是周树棠。他曾竞选过伪国大代表，后来由薛体乾继任。会长的职务是处理商界公事。但实际上比较消闲自在，平时谈天说地，遇事多出现于筵席间，有时还接受贿赂。日军侵占宿城以

后，由马子俊出任会长。他明里受着日本宪兵队的指使，暗地里还需看汪伪宿县政权官员的眼色办事。抗日战争胜利后，商会由秦铁民挂名会长，实际上都是由亲信王晓五催税要款，说公了事。例如国民党138师要敲榨董秀坤合资经营的汇丰粮栈3.6万元，都是由王晓五从中装神弄鬼，钱到了事。

2、同业公会

同业公会是从事同一行业经营的商人的群众性组织。其任务是：办理本行业内部集体性事务，管理本行业内的主要物价，协调与其他行业的关系，办理商会交办的事，向商会反映商人的意见等。当时商店中所卖的主要货物，都要经同业公会议定价格，不得任意提高或降低。这就使得同业之间的销售竞争转向了商品质量和对待顾客的态度方面来。例如：食品行业的月饼分类核定价格之后，恒隆和豫泰生两个商号都是暗中放秤，以招徕顾客，提高信誉。同业公会对这种"钻空子"搞竞争的做法也无可奈何，因此放秤的做法能够长期继续下去，放秤的商店也增大了销售量，多赚了钱。

3、店员工会

参加店员工会的主要是各行业的商店中雇用人员。店员工会主要是维护店员正当的权益。宿城的店员工会多次成为店员向资本家作斗争的组织者，它还是宣传进步思想的阵地。

4、会馆

同乡会会馆简称为会馆。它是客居异地的同乡商人聚会议事的场所。清朝末期，外省商人不断来宿经营商业。首先是江苏兴化县的俞姓在大隅口的东北角开设坐北面南的恒隆商号，再就是山西省白姓在花墙子（今新华书店处）以西开设当典及票号。外来商人资金雄厚，也颇会经营。他们随身带的店伙、学徒大多是同乡亲友及自己的家属，人数当以百计。依当时的习惯，

同乡商人出资开设会馆。在西关大街路北设山西会馆，在东关准提庵以西路北设有江南会馆，其建筑都颇为壮观。其他还有邗江会馆、江苏会馆等。同乡商人定期到会馆议事。同乡商人若有对内或对外的商务纠纷，或婚丧之类的事，也往往求助于会馆主事人相助。

本文主要参考梅昌义、王介夫、王运来等人所提供的书面资料写成。

征集、撰写文史资料是各级政协的职能工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1982年12月1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第一章《工作总则》的第十六条规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

·编者·

民国时期宿城工业概况

戴兴华

民国时期，宿城的工业和商业相比较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就构成城市经济的比例看：商业居首位，工业居第二位。二、就经营历史看：商业由来已久，而工业则不然，除却一家一户的手工作坊之外，半机械化的工场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才出现的。三、就所处地理地位看：宿城是淮北地区商业的购销中心，而工业主要是满足当地人生产生活的需要。四、就发展历程看：抗日战争胜利后，商业在劫后复苏较快，而工业则基本上一蹶不振。

以下根据所征集的文史资料，对工业概况叙述如下：

（一）

清朝末期，宿城的工业都是一些手工作坊，如铁匠铺、木匠铺、酒坊、糖坊、酱坊、油坊、烟草坊等。这些作坊多是一家一户经营的，成员较少，设备简陋，所生产的成品主要是供应当地城乡人民，以满足其生产和生活的需求。

民国元年（1912年），津浦铁路建成通车，宿城的交通较前大为方便。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势力从沿海地区向中国腹地作辐射，新的生产设施、生产手段也随之而来。受其影

响，宿城的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私人投资兴办了酒厂、油厂、布厂、袜厂，外地商人还来宿兴建食品加工厂和小型火力发电厂。连同原有的铁业、木业、食品、制鞋、竹器、建筑等，共有各种厂、坊近百家，产品达100多种。日军侵占宿城(1938年)之后，宿城工业顿呈凋敝之势，减少到不足20家。抗日战争胜利后，宿城工业有所复苏，有的还有所发展。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全面发动内战，加紧了对厂、坊企业的征税勒索，再加上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工业遂又急遽衰落。至建国前夕，全城厂、坊只剩下10多家了。这就为建国后发展宿城工业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二)

民国时期，宿城的工业较之津浦铁路通车之前确有较大发展，并且在20多年间基本保持日益兴盛之势。就其主要门类来看，可分为机械、煤炭、电力、纺织、加工、酿造、食品七个方面。以下分别作简要介绍。

一、机械工业：

清朝末年，有来自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怀庆府的小红炉两家，主要铸造犁铧、犁面、铁锅及大口径油锅等。有时还生产铁制农具，也兼营修理。其设备都相当简陋。直到建国前夕，宿城才算有了一台老式车床，能生产轧花机、弹花机等。铁匠铺虽有所增加，但一直都是个体经营，没有形成联营的铁业社。

二、煤炭工业：

民国期间，今濉溪县境内的烈山煤矿一带地方都属宿县管辖。烈山矿早有人谋求开采，以图发横财。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年)宿城岐丰商号老板周岐山的哥哥周玉才创办普利公司，集资制钱三万吊(一吊含圆形方孔的小制钱1000枚)，于烈山地表浅

处施工挖煤。所得无烟煤初供当地人烧用。津浦铁路建成后，即用牛车拉到符离集装火车外运。为了寻求更易开采的煤层，豪绅周玉山曾多次去烈山参与勘探。因此宿城留下了“周洋狗上山——找煤”的歇后语（周洋狗是周玉山的绰号，“煤”是“霉”的谐音字。“找煤”实际上是自找倒霉的意思）。民国5年（1916年）普利公司经营受挫，招收新股。宿城商人张凤楼取得了安徽督军倪嗣冲的支持，多方集资20万元入股。为此，张凤楼还出卖田产数百亩。周玉山将旧股只能折价10万元。因此将普利公司改名为普益煤矿公司，并改由张凤楼任公司总办。改建后的公司在徐州、南京、宿县均设有煤炭经销代办处。宿县代办处所销的烈山无烟煤，向南销到江西、福建等省，颇有名气。民国16年前夕，军阀祸皖，战事频仍，津浦铁路运输经常受阻，煤炭无法运出。宿县代办处经营萧条，资金周转失灵。张凤楼多次经受挫折仍奋力支持局面，使烈山煤矿的生产终得维持下去。民国27年5月，日军侵占宿城，烈山矿也停产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烈山煤矿由国民政府经济部接管。民国35年，周玉山的弟弟周岐山以贱价买得烈山煤矿大量股票并当选为煤矿常务理事，任总经理。宿县再次设有分销处。不久，解放战争转到淮海地区，烈山矿停产。

三、电力工业：

民国6年，由宿县商会发起，宿城各界集资创办宿县电灯公司。当时只供政府机关、学校及其他团体照明用电，很少供给民间。日军侵占宿城前夕，电灯公司遭日军飞机轰炸，遂停办。日军侵占宿城后，强令原电灯公司经理薛汇川着手恢复用电。恢复后的电厂名宿县电灯厂，厂址迁移到城东北角（今宿州自来水公司营业地址）。所用的发电设备都是日本人从天津、济南等地运来的。民国31年（1942年）汪伪宿县政府接管电厂，改商办为官商合办，并发行银券50万元扩建电厂。扩建后的电厂共有高压

线路 10.85 公里，低压线路 15.4 公里。电机所发电力能供 220V25W 的白炽灯泡 4000 支用，堪称建国以前宿城电业的鼎盛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电灯厂由国民政府派员接管，但因设备陈旧，机器破损失修、管理不善而于接收的当年 12 月份停办，直至建国前夕，宿城没能再发电。

四、纺织工业：

清朝末年，宿城只有民间木制手摇纺线车纺纱，木制脚踏织布机织布。郊区及广大农村的农民利用这简陋的设备自纺自织，以解决自己的穿衣问题。民国初年，德纶布厂从山东潍县迁来宿城，布机全是铁木结构，生产全由手工操作。产品有白细布、条子布等，并由厂方在城隍庙街摆摊销售。直至建国前夕，德纶布厂也仅有七台铁木结构织布机。而厂址一直是设在小河南街西头白衣阁附近。

当德纶布厂迁来不久，本地商人王少卿在北关办起生生工厂，主要产品是毛巾、袜子，批发兼零售。

由于上述两家的产品并不相同，所以相互间竞争力不大，各自的经营状况比较良好。日军侵占宿城时期，上述两家纺织工厂残喘维持门面，没有什么发展。日军投降后，也和商业界一样，它们经受不住官僚的无休止的勒索和政府所加给的沉重赋税而濒临倒闭。新中国的成立给它们带来新的生机，先后并入了地方国营新宿毛巾厂。

五、加工工业：

民国时期宿城的加工工业主要有蛋品加工、粮食加工、油料加工、畜产品加工等。

民国 5 年(1916 年)，英国怡和洋行雇佣宁波商人来宿城开办永盛打蛋厂(后来曾改名元丰打蛋厂、大有打蛋厂)。该厂规模

较大，大部分实行机械化生产。厂内设有打蛋、炕青、炕黄、飞黄等车间，有电机房、仓库、食堂、职工宿舍。全厂有男女工人近千名。他(她)们是宿城的第一批机械化产业工人。按原设计能力看，该厂每天可加工鸡蛋两三万只。所加工的蛋黄粉和蛋清皮，一部分出口，运往英美各国，一部分在沿海及南方大城市出售。1938年，日军侵占宿城，该厂倒闭，主要机器被拆后运往日本，从此不再生产。

清朝末年，宿城主要是用石磨、脚打箩把粮食加工成面粉。民国成立后，就有人采用半机械化的设备搞粮食加工。民国25年前后，宿城西关商人李廷元购置马达牵引发动的钢轮磨以加工面粉。先用人工淘洗麦子晒干后用钢磨加工。受净化条件限制，每天只能生产面粉100袋，当时每袋30斤。由于价格比手工磨坊的面粉的价格便宜，所以面行老板都来预订，中等学校也来订立供应合同。

继李廷元首创小型面粉厂之后，张心元也购置设备，兴办面粉厂。每天可生产面粉2000斤左右，销路也较好。

民国期间，宿城出现半机械化的油坊，所用生产设备以木制油榨为主。最早的一家是天津人王同宣所开设的宏源油坊。而最大的是德聚和油坊，它每天可生产豆油5000斤左右。此外还有衡义、公信、东关等油坊，规模均较小。

关于畜产品的加工尚属作坊，并没有使用半机械化的设备。抗日战争前夕，西关有李廷元开设的义泰丰皮革厂。该厂在江南聘请技师两人，另雇用当地若干人。主要是把自己直接收购的牛皮、羊皮加工成皮革，运往京沪一带销售。其制作工序有牛皮浸泡、刮皮、染色、涂料等。该厂生产刚呈蒸蒸日上之势，日军也即将侵占宿城，遂停产。

六、食品工业：

百年老字号恒隆和后来崛起的豫泰生相距50米左右。两家虽系杂货店，但都经营糕点生产并且竞争激烈。稻香村糕点店则是食品专营商店。这三个商号都是前店后坊，工商结合。所售糕点都是自己作坊中生产的，并专供本店销售。它们所生产的都是传统糕点，如三刀、京蜜、蓼花、蚂蚱腿等，细点则有寸金、麻片、酥糕。后起的黄元兴商号却别开生面。这家专营店的老板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他能认真研究消费者心理，瞄准市场，专门生产西式糕点，如水果糖、奶糖、口酥、冰琪琳、饼干、牛奶等，颇受顾客青睐。但由于后期经营管理不善，由于所发行的图票遭到挤兑，黄元兴很快垮了下来，最后闭门歇业。其他几家糕点店则继续生产，经久不衰。民国37年，日军侵占宿城前夕，恒隆、豫泰生大部分股东携带巨款逃到西安等地继续经营。稻香村糕点店则从宿城迁往农村，不久就歇业了。日军占领宿城期间，恒隆、豫泰生的留宿人员借名经营，各自在其原址办起恒隆昌、裕泰生商号，仍从事糕点生产。但因资金短缺，市场萧条，生意均不如从前。抗日战争胜利后，宿城食品工业主要还是恒隆、豫泰生两家的糕点生产。这两家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其他从事糕点生产的小商号自然是无力与之抗衡的。

七、酿造工业：

民国初年，岐丰商号老板周岐山在西关外今大泽酒厂处兴办酒坊。它有15名工人，一个蒸甑，用人工酿造粮食酒，多道工序均为手工操作，日产大曲酒约300斤，在本城销售。民国23年，周岐山接纳李廷元股金，改名为源丰酒坊，经营甚佳。民国27年，酒坊遭日军飞机轰炸遂歇业。日军侵占宿城时期，该酒坊被迫转产酒精，为日本的侵华战争服务。日军投降以后，周岐山预感到未来的政治形势可能对资本家不利，便将酒坊转让给吕务勋经营，仍酿造大曲酒，商标仍为岐丰大曲，以保持它的淮北